

史料中的九一八之夜

高建

2018-09-20期09版



有关九一八事变当夜中国守军与日军在北大营的战斗情况，一直受到学界和民众的广泛关注，但由于资料所限，目前关于九一八事变之夜北大营之战的叙述大部分是依据一些口述历史资料而成，即使有一部分日方资料，也存在着伪造战史或叙述不完整的现象，因此尚未能形成翔实、细致及准确的论述，进而北大营之战日军伤亡人数也存在着不同的统计；同时还存在着北大营中国守军东北军第七旅未有抵抗便撤出兵营的说法。近年来，随着中日双方相关新史料的发现和收集，使我们有了厘清这段史实的可能和依据。

日军三路进攻北大营

1931年9月18日当夜，按照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花谷正等几位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的事先谋划，柳条湖分遣队的河本末守率领几名部下沿南满铁路从北向南，在距离北大营西侧铁路500米（此数据来自于日本军方的战史记载）的道轨处理下了事先准备好的炸药，并于10时20分左右进行了引爆。

柳条湖铁路的爆破声刚过，按照约定听到爆破声即展开行动的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长川岛正，立即集合以“军事演习”名义分散隐伏于北大营以北约3公里文官屯一带的日军，向北大营方向急进，于夜11时左右到达北大营西北角，开始从西侧偷袭东北军第七旅第六二一三营，并在19日凌晨1时左右占领了该营营房。之后，在1时30分左右该队与第四中队取得联系后，“受大队长命令，扫荡北部兵营，立即进入兵营东端”。于是，该队继续向位于第六二一三营北面的第六一九团第三营发起攻击，占领该营后转而向东陆续袭击位于北大营北部的东北军第七旅汽车队、骑兵队、迫击炮厂、弹药库、第六二〇团团本部及第三营等各兵营。19日凌晨3时左右，日军第三中队占领位于北大营营区内东北端的第六二〇团第三营营房后，于凌晨3时30分到达第六一九团兵营东部附近。

在日军第三中队突袭北大营西北部兵营的同时，爆破铁路的河本末守立即向板垣征四郎和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本部报告，诬称中国军队炸毁了南满铁路并向该铁路巡逻队发起攻击，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板垣征四郎接到报告后，立即以代理关东军司令名义下达命令：“令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大队长岛本中佐）一并指挥即将到达的独立守备步兵第五大队，立即攻击北大营之敌；又命令步兵第二十九联队（联队长平田大佐）攻击奉天城内之敌”。

铁道守备第二大队长岛本正一接到报告后，紧急集合大队主力于夜11时40分乘满铁临时列车于10分钟后到达柳条湖分遣队附近的临时车站。第四中队首先下车向北大营速进，于夜12时左右到达北大营西侧，开始攻击第六二一三营，19日凌晨1时30分，第六二一三营被占。之后，第四中队与第三中队取得联系，并根据第二大队长命令，于19日凌晨1时40分欲越过东北军第七旅旅部前面的操场向北大营东部兵营进犯，该队在攻击东部兵营过程中遭到了第六二〇团团团长王铁汉所部的强烈抵抗。期间，奉命赶来的第二中队及驻铁岭的铁道守备第五大队进行了增援。铁道守备第五大队系“在（19日）午前3时稍后从铁岭出发，午前4时40分于北大营西北的王官屯（旺官屯）下车后，进入北大营北侧”。

与第四中队同期抵达柳条湖分遣队附近的第一中队于12时20分到达北大营西南侧，向北大营西部南端的第七旅机关枪连发起攻击。19日凌晨12时50分，第一中队占领西南角第七旅机关枪连后，又向北大营正门方向进展，于19日凌晨1时30分占领了位于北大营正门处的第七旅卫兵所后，第一中队继续向北大营东部营区最南端的东北军第七旅军官教育班、机关枪连及辎重队营地攻击，于凌晨2时30分先后占领了上述营房。随后，日军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开始攻击位于北大营营区外东南部约300米处的东北无线电总台，于19日凌晨4时左右占领了东北无线电总台。

19日上午6时左右北大营被日军占领。

从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九一八事变之夜袭击北大营守军的日军部队，主要为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所辖第三、第四和第一中队的600多名日军，该部日军攻击北大营的主要路径分为北、中、南3路，由西向东攻击，其中第一路为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从北大营西北角偷袭，然后沿北部营区从西向东推进；第二路为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从北大营西部中侧攻入，然后通过中部操场向东部攻击；第三路为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一中队，从北大营西南角攻入，然后沿南侧从西向东进展。

日军伤亡人数统计

在日军袭击过程中，北大营守军自发地进行了抵抗，并给日军造成了较大伤亡。

有关北大营之战的日军伤亡情况，中日双方战时和战后的文献资料、口述历史及出版物等的记述不一。其中比较典型也是对后来影响比较大的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奉天军（即关东军）司令部调查”资料记载，九一八事变之夜北大营之战日军“伤将校4人，死下士兵2人、伤19人，合计伤亡25人”。另一份日本参谋本部的资料《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则记载“我方战死2名，负伤22名”。上述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及日本参谋本部都是战时日军的权威机构，并且按照战时日本军队中对于战斗伤亡都有专门人员进行战场搜救及统计并经层层严格上报、审核的做法看，应该不会产生单纯统计上的误差。进而，笔者结合上述两种史料前后文的叙述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认真比对及考证后发现，日本参谋本部的《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资料，是对九一八事变北大营之战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攻击北大营”伤亡数字的统计。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统计，则是包含独立守备步兵第二大队在内的九一八事变之夜进攻北大营全部日军的伤亡。

也就是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北大营之战日军伤亡人数出现不同，是因为统计范围不同而造成的。换言之，九一八事变之夜北大营之战日军伤亡人数，从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的角度统计为24人，而从关东军的角度进行统计则为25人。此外，由于关东军司令部对北大营之战日军伤亡数字统计时间的问题，还出现了伤和亡人数不同的情

况，也就是说前述关东军司令部的死亡2名、受伤23名的数字是在北大营之战后短期内进行的统计，其死亡2名为战场死亡，而实际上后来在受伤的23人中又出现了1名因伤重不治死亡的士兵。

在我国史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北大营之战的日军战死者一直被确认为2名，即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的新一六三和增子正男。据相关史料记载，新一六三在随同第四中队攻击北大营东部兵营之际，受到东北军第七旅第六二〇团官兵的抵抗，在第二营外侧西南角围墙附近被击中，造成右肩至心脏贯通伤死亡。增子正男则是在第六二〇团第二营内北部被击中头部死亡。而根据目前掌握的相关史料看，北大营之战日军还有第三名死亡者。据日方《尽忠报国战死勇士录》记载，“昭和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于奉天省北大营战伤死、（第二师团）工兵第二大队陆军工兵上等兵小林健治。”另《满洲事变我军死伤统计表（九月二十六日关东军调）》记录，“奉天附近战斗、工兵第二大队、战死兵卒1名”。而《满洲上海事变战死者列传》则进一步说明，小林健治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9月19日第一线出动受伤，于吉林省东洋病院进行治疗无效死亡。

据载，小林健治生于1911年7月，日本新潟县中鱼沼郡十日町人，1930年5月征兵入伍，1931年1月编入第二师团工兵第二大队，后随第二师团驻防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夜，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接到来自奉天特务机关关于所谓东北军第七旅炸毁南满铁路，并攻击铁路巡逻队的报告后，于19日凌晨1时20分至2时之间，用电报分别给各部队下达了命令，其中第一条便是“第二师团应迅速向奉天集中，攻击该地之敌”。之后，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驻在铁岭的工兵第二大队第二中队随铁道守备第五大队于凌晨4时40分到达北大营附近，开始进入北大营北部地区扫荡撤出北大营营区的守军，恰逢此时东北军第六二〇团团王铁汉率所部按计划欲从北大营西北角撤出营区，于是工兵第二中队协同铁道守备第五大队参加了对第六二〇团王铁汉所部第七旅官兵的围击，而期间因王铁汉所部官兵的猛烈还击致使小林健治受重伤。

根据上述可知，日军第二师团工兵第二大队所属的小林健治在九一八事变之夜随队参加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战斗，在9月19日负伤后被送往吉林省东洋病院进行治疗，最后因医治无效于9月22日死亡，从而成为了北大营之战日军军事行动中的第三名战死者。

北大营守军自发抵抗

由前可知，北大营之战日军伤亡人数从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角度统计的24人中有2名战死者，从关东军角度进行统计多出的1人也为战死者，因此可知，九一八事变之夜北大营之战日军军事行动中中共有22名受伤者，且全部属铁道守备队第二大队。

日军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在侵占北大营东北角及北部兵营期间，伤“将校一、兵卒四”。其中，在该队最初偷袭北大营西北角第七旅兵营时，新一六三营官兵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遭到突袭，伤亡较重，但还是进行了有效的还击，造成日军“中尉野田负重伤”，并且该名中尉野田耕夫成为九一八事变开始首名被我军击伤的日军将校。此后，在第三中队逐次袭击北大营北部东北军第七旅兵营过程中被我方击伤兵士4名，其中在弹药库附近遭到了我军比较激烈的反击，至日军一等兵相泽“炮弹左腓肠筋切断”重伤。

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四中队在开始突入北大营，攻击位于西部的第七旅六一团第一营时，新一六三营官兵一边向其北部的第二营及北大营东部兵营撤退，一边进行还击，造成了日军6人受伤。其中，二等兵桥本背臀部受伤，另一人左腿受伤。据当时从北大营撤出的东北军第七旅六一团一位受伤的阎排长回忆：“日本人已经攻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正举刀向我砍来，我一闪身躲过去，顺势夺下了他的战刀。当时我们没来得及拿武器，我用这把战刀连续砍倒三四个鬼子后就冲出来了，在一片机枪扫射中，后背中弹了。”另外，第四中队在突入北大营之际，为了利用火光进行战场照明以利进攻，伍长铃木奉命在北大营一角点火时被击中造成左侧肩部贯通伤。之后，第四中队欲通过中部操场攻击东部营区的过程中，遭到了东北军第六二〇团第二营及其南部第一营留守部队和驻在该营营区内第七旅军士队学兵的共同阻击，并且连同此后日军进攻及攻入该两营营地成为北大营之战日军“最苦战处”。其中，日军第四中队进展至东部南端兵营围墙20米距离时，遭到我方的激烈反击，至日军一等兵米山颈部受伤。接着在攻击第六二〇团第二营时，遭到第六二〇团以团长王铁汉为首的爱国官兵的反击，除了如前所述当场击毙两名日军外，还造成上等兵佐藤右侧头部重伤。

期间，由于王铁汉所部“不畏牺牲最顽强的抵抗”，迫使日军不得不动调于凌晨3时30分左右到达北大营东部地区作为预备队的第二中队进行增援，进而从西、南、东三面对王铁汉所部形成了包围之势，于是王铁汉决定率领六一〇团官兵向北突围，后经第二营北面的战车连、军乐队及本团第三营营房到达北大营西北角，在此又受到了南面紧追之敌，及西面赶来增援的铁道守备第五大队和在东部营区配置的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三面包围。见此，六一〇团“各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六一〇团官兵在敌人的包围下奋力还击，成功实施了突围战。

铁道守备第二大队第一中队在突袭北大营西南部第七旅机关枪连、南门卫兵所、东南部机关枪连、辎重队等兵营时，新一六三营官兵一边向其北部的第二营及北大营东部兵营撤退，一边进行还击，造成了日军6人受伤。其中，二等兵桥本背臀部受伤，另一人左腿受伤。据当时从北大营撤出的东北军第七旅六一团一位受伤的阎排长回忆：“日本人已经攻进来了，一个日本军官正举刀向我砍来，我一闪身躲过去，顺势夺下了他的战刀。当时我们没来得及拿武器，我用这把战刀连续砍倒三四个鬼子后就冲出来了，在一片机枪扫射中，后背中弹了。”另外，第四中队在突入北大营之际，为了利用火光进行战场照明以利进攻，伍长铃木奉命在北大营一角点火时被击中造成左侧肩部贯通伤。之后，第四中队欲通过中部操场攻击东部营区的过程中，遭到了东北军第六二〇团第二营及其南部第一营留守部队和驻在该营营区内第七旅军士队学兵的共同阻击，并且连同此后日军进攻及攻入该两营营地成为北大营之战日军“最苦战处”。其中，日军第四中队进展至东部南端兵营围墙20米距离时，遭到我方的激烈反击，至日军一等兵米山颈部受伤。接着在攻击第六二〇团第二营时，遭到第六二〇团以团长王铁汉为首的爱国官兵的反击，除了如前所述当场击毙两名日军外，还造成上等兵佐藤右侧头部重伤。

除了从东北部撤出营区的六一〇团官兵外，先期受到突然袭击的六一〇团各营官兵纷纷撤向东部兵营，随后同旅部及直属连和东部南端兵营的部分官兵从东卡子门撤出。撤退过程中，面对尾随的敌人，旅部命令驻在北大营东部的六一九团负责掩护。于是“东围墙上卡子门两侧，约有无数的支枪、步枪，吐出愤怒的火舌，向着逼近的日本兵猛烈还击，而日军方面的枪声很明显地稀疏下来，他们的攻势遭到了压制。”随后，我方官兵陆续撤出兵营，向沈阳东大营方向集结。

如上所述，日军进攻北大营的过程中，率先对日军进行反击的是东北军第七旅六一团第三营，其后是第七旅六一团第一营、第七旅机关枪连、六一〇团第一营、第七旅军士教导队、六一〇团第一、二营等。并且，由于东北军第七旅官兵的有效抗击，除了3名日军被击毙外，还有独立守备第二大队第三中队的中尉野田耕夫、一等兵相泽善夫等5名负伤；第四中队二等兵桥本基、上等兵藤原司郎、伍长铃木重太郎、一等兵米山政一、一等兵大内文太郎、上等兵佐藤勇夫等8名负伤；第一中队军曹阿部修二，上等兵清水德平、高桥广一，一等兵本间太市，特务曹长松元房太郎，军曹津野又平、本田继男等9名负伤，伤残人员共计22名。故此，九一八之夜北大营之战日军伤亡的实际人数为25人，其中死亡3人、伤22人。

拉开十四年抗战的序幕

通过上述对日方文献资料及中方资料的互证和分析中可以看出，九一八事变是在北大营守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日本关东军处心积虑地策划和发动的一次偷袭行动。尽管如此，通过对日军偷袭北大营及进攻守军的路线、日军伤亡地点和伤亡人数的考证可以证明，日军自北大营西侧至东侧营房的偷袭中，北大营守军自始至终自发地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其中，北大营内东北军第七旅对日军进行顽强抵抗的主要地点一为西部兵营北部、中部和南部，二为北部兵营中部，三为东部兵营南部、中部及东北角等地。正因如此，北大营守军的抵抗使得日军付出了死伤25人的代价。

从近现代军事史上看，九一八事变之夜北大营之战日军的伤亡算不上一场战役或会战中敌军的死伤规模。但是如果我们从九一八之夜北大营守军在毫无准备、没有有效组织和明确军事作战命令的情况下，能够坚持与敌战斗7个多小时并使得日军死伤达25人的情况看，九一八事变当夜北大营中国守军确实进行了抵抗。

九一八事变之夜，中国守军的抵抗不只是东北抗战的开始，也是全国抗战的开始。2017年1月，国家教育部通知，要求中小学教科书将八年抗战统一为十四年抗战，由此，中国守军在九一八事变之夜抵抗日军侵略的行动又被赋予了时代的历史意义。

九一八事变之夜中国守军自发进行的抵抗行动，不仅体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勇敢抵御外来侵略的伟大爱国精神，而且也象征着抗日战争这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唯一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的开始。由此，九一八事变之夜中国守军的抵抗被赋予了揭开十四年抗日战争序幕的历史意义。

（本文为沈阳市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资助课题“沈阳北大营历史研究”（编号：014011015）阶段性成果，作者高建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研究员。）